

TALE OF VAMPIRE

吸血鬼 传说

诡故事

Mystery Story

推理悬疑小说志

典藏版推理惊悚
小说全集

王稼骏等/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TALE OF VAMPIRE

吸血鬼 传说

诡故事
Mystery Story
推理悬疑小说志
典藏版推理惊悚
小说全集

王稼骏等/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吸血鬼传说 / 王稼骏等著. —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18.11

(诡故事. 推理悬疑小说志)

ISBN 978-7-5484-4218-9

I. ①吸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推理小说 - 小说集
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82522号

书 名: 吸血鬼传说

XIXUEGUI CHUANSHUO

作 者: 王稼骏 等 著

责任编辑: 杨滢新 孙 迪

责任审校: 李 战

封面设计: 源画设计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 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: 15002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 hrbcbb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 87900271 87900272

销售热线: (0451) 87900202 87900203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 87900256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1.5 字数: 10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4218-9

定 价: 29.80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451) 87900278

目录

诡镜 王稼骏 / 1

赎罪 上官午夜 / 19

死门 王稼骏 / 52

它杀 那 子 / 77

太岁 上官午夜 / 89

天字一号 沈阳唐伯虎 / 103

偷拍者 那 子 / 116

吸血鬼传说 轩 弦 / 129

一、二、三,我等你 王 珂 / 157

诡 镜

王稼骏

被砸古镜竟诡异地自我修复,是不为人知的诅咒,还是有
人在暗中搞鬼?一起起因镜子而发生的惨剧,是谋杀,还是
巧合?

我是个做室内装修的包工头,带着手下一批装修工走南闯北,虽然
尚未发家致富,但有着许许多多的离奇经历,这些故事或许是我们这几
个装修工最大的财富了。

有一次,我接下了一个老洋房改造的工程。老洋房有些年代了,内
部装修已经到了没法住的地步。年久失修的墙角,泛黄斑驳的墙面布
满了霉点儿,屋子里弥漫着历史的味道,家具摆设尽管陈旧,但都是那
时候的稀罕样式,不难看出这幢洋房原来的主人是有钱的大户人家。

在上海的虹口区,有许多红砖外墙的老洋房,这都是当年侵华日军

在占领的租界里建造的。老洋房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屈辱，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按照房主的要求，整幢洋房除了保留它原有的结构，其他部分全都需要拆除翻新。

开工第一天，我安排了两个工人负责砸墙拆旧。

在一楼大厅堂的正中央，有一个红木做的壁炉，并不是现代装修所使用的电动壁炉，而是有风门、能够通往屋顶烟囱的真壁炉，壁炉边框全是手工雕刻的桃花，这种工艺现在看来都不过时，只是这个原本用来燃炭取暖的壁炉内部已经被封死了。装修这么多年，我倒是头一次瞧见这种古老的壁炉，感觉有种说不出的古怪。

两个工人手脚麻利地把壁炉给砸了。当时造房子还没有现代标号很高的水泥，大多墙壁以烂泥和砖块为主，而这幢老洋房里的烂泥还混合了小动物的粪便和遗骸，虽然干透了几十年，可看起来依然恶心。

大锤刚在壁炉上砸出一个大窟窿，老钟突然停手，像是发现了什么。

“老钟，怎么了？”我把头凑了过去。

老钟总是将自己消瘦脸颊上的胡须剃得干干净净，他干活时常年穿着一件红色的运动衫，衣衫内那身强壮的肌肉和他的脸极不相称。老钟是我手下专门负责拆旧砸墙的工人，再脏乱差的屋子他总是第一个进场施工，所以发现过不少房子旧主人留下的稀奇古怪的东西。他见多识广，却是个极为迷信的庄稼人。

他将戴着手套的手伸进洞里，扒下几块年代久远的砖头，渐渐地，壁炉显露出原本的模样来。

在灰土砖堆里，静静地放着一面镜子，一面半人来高的古董镜。略

带铜绿的混沌镜面里，映出我和老钟两张迷惑不解的脸来。

我被壁炉里飘出的烟灰呛得连连后退：“干吗要把一面破镜子封在这个壁炉里？”

“没准儿是个值钱的东西。”老钟顿时兴致高昂，小心翼翼地拆除了剩余的壁炉，将镜子完整地取了出来，仔细端详起来。

我也在旁边瞄了几眼，深红色的浮雕镜框上有几道裂痕，镜子一看就不是现代生产的，而是那种照得不是很清晰的古镜，仿佛世界万物都会在镜中被丑化，它反射着厅堂木框窗外的阳光，把屋子照得明亮无比，它如有生命般在庆祝自己重见光明。

老钟看了半天，叹了口气：“镜子是有些年代了，可惜不值钱，害我白开心一场。”

“既然不值钱，那就砸了吧！”我考虑到镜子体积太大，搬运起来不方便。

谁知老钟一听我的话，连连朝我摆手：“镜子这东西可妖了，我可不敢砸。”

“镜子怎么妖了？”我不禁纳闷儿。

老钟摘了手套，点上一根烟，慢悠悠地告诉我：“我老家有句古话，打破一面镜子，会走七年的背运。镜子这种东西很有灵性，大多数人都以为在镜子里看见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，可谁知道，不是镜子的世界里有个一模一样的你，也在看着我们的世界呢？”

没想到平日里干粗活的老钟，一谈到这种事情逻辑上就变得如此缜密。

我身为工头，以工期为重，既然老钟不愿砸，我就让另一个工人老袁把镜子砸碎了装袋，丢进建筑垃圾场。

老袁砸镜子的时候，老钟连连摇头，边念叨着不该这么干，边清扫着地上的碎砖石。

他弯下腰，在碎片中找到了几张皱皱巴巴的照片，像是和镜子一起被封在壁炉里的，最大的一张照片是一家四口的合照，黑白照片上年轻父母左右分立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女孩年龄稍稍大些，但嘴唇发白脸色阴沉，好像身体不太好的样子。再看两位家长的笑容，都笑得很勉强，倒是最小的孩子一脸灿烂，咧开嘴露出仅剩的一颗门牙。

老钟盯着男孩看了良久，对我说：“你看这男孩印堂和眼窝都发黑，拍照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大凶之事。”

“你啥时懂这些歪门邪术了？”我揶揄着老钟。

正在处理镜子的老袁插话道：“他没事的时候就爱看这类书，都快走火入魔了。”

“好好儿干活！别成天说这些怪话，听起来瘆得慌。”我对老钟说。

最后我把照片收了起来，打算下次交还给房主。我猜想照片上的一家人，也许就是卖房子给现在房主的人吧。

虽然对老钟的那套理论不以为然，但是砸镜子的时候我还是离得远远的，生怕沾上不祥之气。

老钟的话让我心神不宁，之后的几天，一直有种不好的预感萦绕心头，我总觉得会有事情发生。

果不其然，过了三天，我接到老钟的电话，说是砸镜子的老袁死在了洋房工地上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当我急忙赶到工地的时候，老袁已经被救护车拉走了。老洋房里只剩下老钟一个人，他像只草原上的独狼，孤独地蹲在出事的厅堂里，一个人抽着闷烟，脚底下散落一

地染了血沫的碎玻璃。

一见到我，老钟就跺脚埋怨道：“哎！我说那镜子邪门不能砸，你偏要砸，现在出事了把！”

我问他老袁究竟出了什么事，老钟就原原本本把事故发生的过程跟我说了一遍。今天一早他们打算把洋房里的老式吊灯都拆掉，由于厅堂的举架较高，所以他们摞起家具做了个临时的梯子，老钟爬上去之后，才发现手里的螺丝刀和吊灯上的螺丝不匹配，他就到楼上的工具包里去找了。谁知，老袁看见厅堂的吊灯还没拆，就自己爬了上去，刚用工具弄了几下，那个大吊灯居然鬼使神差地掉了下来，两三百斤重的灯压下来，老袁连人带梯子一块摔在了地上，灯罩上的玻璃碎片割断了老袁大腿的主动脉，等老钟拿螺丝刀从楼上下来，老袁躺在血泊中早已咽了气。

难怪地上都是碎玻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被镜子砸死的呢，我心想。

我爬上临时梯子，查看了一下原本装吊灯的地方，吊灯总共有四个固定点，虽然装修时间过长，可是固定吊灯的地方仍旧十分牢固，就算老袁再用力拆卸，只要不是同时拆除四个固定点，吊灯是有可能砸下来的。

难道真的是打碎镜子带来的厄运吗？还只是一次意外的事故呢？可是干装修这行到现在，我的工地上从来就没死过人，在砸碎一面镜子后，就出事了？难道只是巧合吗？

老钟心里很难过，觉得老袁是做了他的替死鬼，因为原本应该他砸镜子的，是我让老袁替他砸了，没准我也会遭到厄运。

我开始相信老钟说的那些话了，我问他：“这种事情有没有破解的

办法？”

老钟想了想，说：“要破解这事，就要找到镜子原先的主人，问清楚这面镜子的来历，或者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找出镜子上的怨气，才能想办法破解。”

正讨论着，闻讯赶来的房主走了进来，房主是一对和蔼的中年夫妇，在他们新买的房子里死了一个工人，这个责任肯定是我来承担的。

谁知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女房主连声跟我道歉：“小王啊，这件事情都怪我们事先没跟你说清楚，我们以为请道士做过了法事就会没事的，可还是出事了。”

“这房子里到底有什么秘密你们没跟我说？”房子不干净，房主居然还试图隐瞒，现在闹出了人命，让我不禁有些恼怒。

夫妻俩嘀咕了半天，支支吾吾地说出一句：“这房子以前死过人。”

“哪个房子没死过人？”我嗤之以鼻。

女房主忙解释道：“可不是普通的死法，以前住在这里的一家人都死得很离奇，于是房子一直空着没人敢住。虽然知道这事，可我们图这房子卖得便宜，所以才买下来的。”

敢情这还是幢凶宅，我一下子就感到手脚发软，一股寒意从背脊直冲到头顶。

我想起了那张从壁炉里发现的照片，拿出来递给房主：“你说的是这家人吗？”

女房主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，于是递给了她丈夫。

男房主肯定地点点头：“就是这家人。除了照片里的这个男人，其他人都死了。”

“你是说房子以前的男主人还活着？”

“嗯。我们就是从他手里买下的房子。”男房主答道。

我和老钟对视了一眼，看来破解的关键就在这幢老洋房的前房主身上了。

我问了女房主有关前房主的情况，知道了照片上的那家人姓马，马先生当年是在上海开服装厂的，据说几十年前就有几百万的身价。后来家里出了事，他精神也不太好，关了厂子搬到了郊区。因为洋房一直空着，所以好事的房产中介辗转找到了马先生，劝说了很久，马先生最近才决定卖掉这幢洋房，马先生在房产交易的合同文本上留下了联系方式。

我向老袁的家人报了丧，拿出了一笔赔偿金，让他们立刻从老家过来为老袁料理后事。我则动身赶往马先生的住所。

坐了将近两个半小时的车，我终于来到了位于上海最东边的城镇。根据马先生留下的地址，他的住所靠近当地一间著名的寺庙，所以并不难找。

沿着一堵矮墙，我终于找到了马先生的住所，那是间平房，房子布满了爬山虎，被包围在一圈矮墙之中。

我踮起脚，从木制的院门上往里张望着。一位白发老人正在院子中，专注地侍弄着角落花坛里的桃树。

我想起壁炉上雕刻的也是桃花，老钟曾经告诉过我，桃花是辟邪之物，看来古诗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里说到桃花时，还带了几分诡异的色彩。这让我坚信，马先生的家人一定是碰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

我在木门上敲了几下，老人起身看见了我。他身材挺拔，一头白发打理得丝路分明，虽微微驼背，仍依稀透着几分往昔豪门贵族的气质。

“请问，您是马先生吗？”我礼貌地问道。

老人警觉地望着我：“你是谁？找我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是给您虹口区那套老洋房装修的施工队长，今天早上，我的一个工人在房子里意外死了……”

没等我把话说完，老人就打断了我说：“你们动过那面镜子？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老人拧起了两道剑眉，给我开了门：“进来再说吧！”

穿过院子，我跟着他进了屋子，大致扫了扫家里的布置，看得出是个单身汉的房子，家具摆设得比较随意，房子主人并不勤于打扫卫生，地上积了不少尘土，唯独书架一尘不染，我走近一看，上面摆放着《易经》《奇门遁甲》之类的书籍。

“家里出事之后，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些书。”马先生给我倒了杯茶，“这是我这儿最好的茶叶了，你别嫌弃。”

我礼貌地喝了一口：“好香的茶啊！”虽然不懂茶叶，但也尝得出这茶叶价值不菲。

马先生乐呵呵地看着我，抬头纹布满了额头，转眼间，他的笑容消失了：“你把那面镜子怎么了？”

我凝视着他，说：“我让工人砸碎给扔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老人大叫起来，扭曲的表情几乎把脸上所有的皱纹都挤了出来，“那面镜子是被诅咒的东西，没有人可以砸碎它，破坏它只会招来更多的厄运。”

“你也这么做过吗？”

“那面镜子总共碎过三次，可每次都完好如初地回到我家，而它每碎一次，我就失去一个亲人，所以我才将它封在了壁炉里，在壁炉上雕

了桃花镇邪，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再看到它作恶。可是没想到，那个房产中介来劝我把房子卖了，说买家会请道士作法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我轻信了他，也抱着侥幸的心理，想结束这个压在我心里多年的噩梦。谁知，如今还是出事了……”

我很好奇，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他的家人会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呢？

“你刚才说那面镜子被打碎过，可为什么我看见的时候，镜面是完好的呢？”我怀疑是不是马先生故弄玄虚，可看他万分悲恸的表情又不像，谁会用亲人的死来制造谣传呢？

莫非这镜子真的是一件被恶魔依附的器具，谁企图破坏它，死亡就会降临到这个人身上？

马先生抬起头，缓缓向我道出了那段刻骨铭心却又不忍提起的往事来。

20 世纪六十年代，刚搬进洋房的马先生为了装饰新房，从古董店里淘来了一面镜子，虽不是名贵之物，但他格外喜欢这种似真似幻的镜面，泛黄的镜面有种怀旧的情调。

镜子挂在了进门的走廊上，每次出门，马先生都会在镜子前整理一下衣襟，检查下油光光的发型是否完美。

这面镜子为马先生的事业带来了好运气，他的生意蒸蒸日上，但他对家庭的关心却越来越少。

几个月以后，九岁的女儿隽茹突然得了重病，连续五六天的高烧不退，吃了大夫开的药，可一点儿效果都没有。隽茹迷糊之中总说些奇怪的话，有时突然在睡梦中大喊：“别抓我！别抓我！”

隽茹日渐虚弱，心疼女儿的马太太到处求医，倒是家里女佣的一句

话点醒了马太太。

“太太，看大小姐病成这样，你说会不会是中邪了？”女佣的祖籍在浙江一带，当地有这么一种说法，有时候小孩子照了镜子以后魂魄会离开身体，就会有类似隽茹的症状，高烧不退以及说些不像孩子该说的话。

马太太虽然半信半疑，却对神鬼之说也有了三分相信。

“那有什么办法吗？”

“这我就知道了，要找懂招魂的道士来才行。”女佣说道。

这一时半刻的上哪儿找道士啊？马先生经过生意伙伴介绍，请来了一位会招魂的高人，此高人住的地方离马先生家并不远，当日就赶来为隽茹设台招魂了。

此高人姓谭，年近花甲，身板还算硬朗。具体叫什么已经记不清了，马先生只记得大家都叫他谭爷。说是高人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其实也就是比普通人多读了几本专业书而已，他所谓的招魂术，如今的马先生也已是了如指掌。

谭爷先是在隽茹的房间里用红布铺盖了一张桌子，桌上摆好两支香烛，他问了隽茹的生辰八字，写在一张红纸之上置于红桌，将一碗水压在红纸之上，随后口中念念有词，把那碗水端起走到门口，转身开始用手泼洒着碗里的水，边洒边往隽茹躺着的床走去。他忽然怒目圆睁，对着窗外大声喊道：“大官归来！大官归来！大官速速归来！”

待水泼尽后，谭爷擦了擦汗，对马先生说：“你女儿的魂已经招回来了，但她身体虚弱需要调理，这段时间里，你切忌不要再让她照镜子了。过几天，她就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

马先生听罢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好吃好喝地招待之后，奉上酬金，送走

了谭爷。

一晃三日，隼茹的病不见起色，反而越发严重，整宿整宿地咳嗽起来。于是马先生再度上门请教谭爷。

谭爷沉思片刻，说道：“这种情况我倒是头一次碰到，看来你要带她去拍一次照。”

“拍照？”马先生听得一头雾水。

“洋人那玩意，据说可以把魂魄封在相片上，只要拿到了相片，你女儿的病自然就会好了。”

听谭爷这么一解释，马先生觉着有点道理，于是请了照相师来家里拍照。

马先生抱着病重的女儿，和妻子以及小儿子，一同拍了张全家福，期望这张照片能让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。

拍完照后，照相师私下问马先生：“先生，您的女儿是不是已经发了几天高烧了？”

马先生微微颌首，叹了口气：“是的。已经十天了。我找你来拍照，就是为了帮她找回魂魄。”

照相师是个留洋归来的年轻人，一听回魂这事，不由责备道：“孩子得病怎么不去看医生？身为人父人母居然还相信这种旁门左道，不是在害孩子吗？”

“可我们带她去看医生了，吃了好几剂药都不见效，连日高烧，还胡话连连。”马先生为难地说。

“我弟弟曾经也得过类似的病，就是因为耽误了治疗才病死的。后来我在国外的书上看见，这种应该是肺病的症状，如果不及时的话，小孩子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，你们还是赶紧带她去看看西医吧！”

听了照相师的话，马先生立刻备车，六十年代在上海行医的洋大夫不多，且路途遥远，马太太也执意要去，于是夫妻两人将家事以及小儿子铭宇托付给女佣，带着女儿赶去就医了。

这时的马先生意识到自己上了谭爷的当，但之后发生的事情，让这个想法彻底改观了。

隗茹经大夫确诊为肺炎，当晚马先生和太太赶回家中取些换洗衣服，打算再前往医院。

可当马先生进门的一刹那，眼前的一幕令他难以置信。小儿子铭宇被压在了那块大镜子下，一块硕大的三角形玻璃碎片插在孩子细细的脖子上，他张大着嘴，却已经喊不出声音来了，早已断了气。

马太太不顾一切地抱起冰冷的尸体，号啕大哭起来，她喊着儿子的名字，但儿子再也不会回答她了。

震怒的马先生冲进屋子，要找女佣算账。宽敞的厅堂里，女佣背对着大门，一动不动地坐在藤椅上，西下的夕阳映出她金色的轮廓。

“我让你看管铭宇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”马先生气急败坏地责问道。

女佣对马先生的勃然大怒无动于衷，只是一个劲地摇晃着脑袋，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个词。

马先生绕到她的面前，才发现女佣身上满是鲜血，她摊着两只血手，目光涣散，伴随脑袋机械地摆动，马先生终于听清楚了她口中的那个词——镜子。

“镜子怎么了？”马先生摇着她的肩膀。

女佣慢慢转过头，缥缈的视线终于停在了马先生的脸上，用可怕的语调说道：“镜子倒……倒了……压住了少爷，血……全部都是血……”

说到这，女佣突然发狂般用双手擦着身上的血迹，在藤椅上扭动着身体，又开始反复念叨着“镜子”两个字了。

她疯了。

少爷的死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不堪重负的她，精神崩溃了。女佣举目无亲，马先生无奈，只得将她留在家中。

第二天，在医院的雋茹病逝，最终诊断为感染肺结核，由于治疗的时间太晚，医生已无力回天。

一夜之间，马先生夫妇痛失一对儿女，精神上遭受重大打击的马太太卧床不起，而马先生既要料理儿女后事，还要照顾妻子，心力交瘁，服装厂也没心思打理了。

可当他深夜回家的时候，那面已经破碎的镜子竟挂在原处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马先生问了家里的所有人，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而且这种款式的镜子，在当时的上海也很难找到第二面。更不存在有人潜入房子，特意来换镜子的可能性。

一想到这面镜子给自己造成的伤害，怒气就冲上了马先生的头顶，他抡起一把椅子砸烂了它，希望浸染过儿子血肉的镜子，连同厄运一起离开他的房子。

然而恐怖的事情又发生了，当马先生次日再度经过挂镜子的走廊，镜子又恢复如初了。仿佛这面镜子有种可怕的力量，不属于人类世界的恐怖力量。

两次目睹了这面镜子的碎裂，它仍安然无恙，马先生有所忌惮，决定把这件伤心物收起来，将它塞进了阁楼里。

故事说到这，老人抹了把眼角的泪水，从他讲述的时间来推算，其